



今年燈會，奇珍異獸在夜晚的燈區甦醒燦亮，姿態不一各展風姿，我帶著三歲的兒子前往探索專屬於夜空的奇幻之地，第一次參加燈會的孩子好奇睜著大眼，歡舞遊走在憨態可掬的大小型動物之間，恍若是參加一場別開生面的嘉年華盛宴，我們被擁擠的人潮簇擁著向前走去，在龍騰虎躍的魔幻光影之間驚嘆穿梭。因為安全的考量，我緊抓住兒子的手，正穿過一頭傲視昂揚的巨獸，掌心的溫暖倏地旋我進入時光隧道，在燈影幻化下，忽見父親寬厚的溫暖大手執住我的小手，提著粗糙的奶粉罐製成的燈籠向人群走去，燈光從費心鑿出卻難齊一的洞內透出，茱茱發亮，微弱卻射出萬丈雄光，燈籠與我的小手，被小心翼翼呵護著，就如父親對我的愛，看似微小的燭火，卻穿越數十年的時光，照亮我人生前行的方向，光耀如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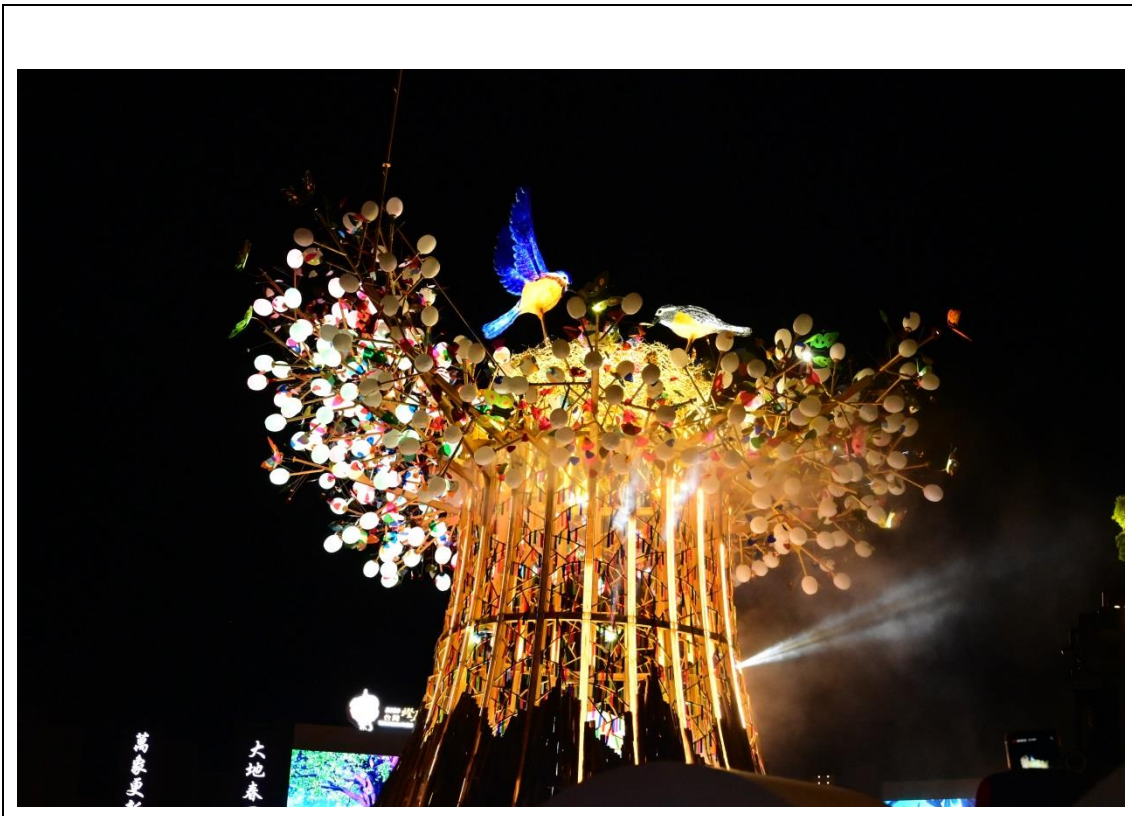
早產的寶寶爬進了袋鼠媽媽的腹中，貪婪地汲取名為生命的乳汁，我匍匐前進，探索陌生新奇的大地。母親說我是急著出世的女孩，還未獲得批准便提早向人世報到，日夜顛倒的作息擾得全家頭疼不已，即便是長孫女，常常免不了得挨幾個板子，這樣的畫面在多年之後依然不時被母親笑著提及。我依稀記得阿祖總笑出滿臉的皺褶，用蒼老沙啞的聲音喚我“咁仔孫”，她乾枯細瘦的手指，常常順著我的髮絲向下細撫，而我總好奇探向阿祖滿佈歲月之痕的嘴裡，疑惑著為何老人家笑開了口，嘴裡卻沒有半顆牙齒，是不是我遍尋不著的糖果，都藏在阿祖的嘴巴裡。長大了些，我在朝曦微光中蹲在門口，在阿公的身旁殷盼著每天叫賣養樂多的阿桑到來，在那個貧苦的年代，一瓶冰甜的飲料足以化開生活所有的想望。



那時的台灣正向世界驀直前去，小小的工廠與住家併在一起，工作與生活無太大分野，散置在一樓廠房的大型機器發出震耳欲聾的嘎嘎聲響，如鐘響般定時的「噯！噯！」聲，敲震出全家的生計，也建構了底蘊豐富的朝氣與希望，我在機臺下追逐嬉戲，雖免不了一頓追打與屁股開花的窘境，卻也樂此不疲，工廠儼然成為一所歡樂的遊戲場；儘管事隔多年，我依然記得父親在昏黃燈光下認真製圖的面容，一臺臺精密的儀器躍然紙上，將腦中的設計付諸形體，慢慢成型，猶如燈會上一座座巍峨矗立的花燈，從構思製圖、建構骨架、仔細裱布撐面，最後點上光彩奪目的燈花，雄偉爭奇的花燈魔幻般展現在觀者眼前，而工廠內的鋼鐵巨人也是如此匠心獨具，一臺一臺從無到有，如此偉岸，餵飽我童年的想像，我一直清晰記得父親黝黑雙手沾滿黑油，運載各家廠商訂製的生財工具，將希望送達各地，再通向世界的土農工商。幸福如我，像無尾熊般蜷縮在母親的懷裡，就如悠遊在純淨的羊水中，等待時間醞釀，靜靜發酵溫醇的童年時光。

芳華青春，心在俯身拮抗之間來回盪走，尋找容身的天涯。早熟的心關不住滿腹的憤懣，失衡的青春費洛蒙逼我一心衝撞自我高築的藩籬，逃向自由的天地，讓想像馳騁如飛躍的羚羊，試圖撞破規矩方圓。我嫌棄父親黝黑油汗的雙手，也無視母親含淚頹疲的雙眸，只渴望輕快一躍，跳過世間的蹇蹶，用探索的角向四方求索，我相信，心靈的港灣在世界之巔、大海之涯，等我前去尋找，我仰起雙角四處追馳，試圖以急騁的足印攀越奇岩峻嶺，讓脫軌的心遠行千里，企望飽覽世界旖旎以填補內心的空虛迷離，直到多年後在城市中載浮載沉，負著滿身傷痕，在雲散月明後驀然回首，才發現港灣未曾遠離，父母的擁抱卸載我滿身疲憊，一旋身駛回了熟悉的家，一如燈海裡抬頭望見的光的亮塔。





父親用老花的雙眼輕掬我輕狂的焦躁，溫暖包容的眼神重新為我掌舵了生命的航向，讓我在幾十年漫漫光陰浮沉中，不致迷失在生命的幽谷，學習在人生的逆旅裡重新笑看列岫青山，傾聽心中蛙叫蟬鳴，讓晴日安頓在天容海色中，成年時，能再次蜷縮在父母的懷裡，是如此優游自在。

幾年後，父親的驟然離世成為我來不及道別的遺憾與創痛，我站在霧色淹沒的樓臺上，遍尋不著天空的月，猶記得離別的那天早上，他尋常地用臺式國語問到：「要來杯咖灰嗎？」我慣常無語地泡了一杯三合一即溶咖啡，霧氣氤氳中，卻不知這杯煙裡山水竟成了我們父女最後的告別，時隔十數年，仍在心中隱隱作痛，原來，能及時好好道別，是撫慰生命的暖陽，而我卻沒能有機會完成這一段，燈會裡絢爛的燈光，似乎照映不到晦暗懊悔的心上。

而今，我終於也成為母親，走上父母曾經走過的路，我放下與父親不夠長的緣分執念，愈發珍惜步入熟齡後還能夠陪著母親慢慢白髮的時光。走在人群裡，我緊握孩子的手，用手心的溫暖融化難以回望的執著，在光影燦燦的動物嘉年華中，提著父親與我共執的兒時燈籠，傳承愛的燈火，微光中透出光芒萬丈，猶如光彩炫目的生命之樹，萌著枝椏，開出滿樹燦爛的火花。